



医药学院 610 2 09003916

血柿

XUESHI

◎肖青 / 著



长篇小說丛书

江西出版集团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琥珀，古名育沛、虎珀、虎魄、兽魄、顿牟、血珀等。

英文名 Amber，源于拉丁文 Ambrum，意思是「精髓」。

为古代树脂埋藏地下经久凝结而成的化石。性味甘平、无毒、温、甘淡。

在佛经中与金、银、琉璃、玛瑙、珊瑚、珍珠等并列七宝，佛家视为吉祥之物。





医药学院 610 2 09003916



◎ 长篇小说丛书

血柿

◎ 肖青 / 著

XUESHI

江西出版集团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柿/肖青著.-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7

(琥珀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80742-221-1

I.血... II.肖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2774 号

书 名/血柿(琥珀长篇小说丛书)

作 者/肖青

出版发行/江西出版集团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
(邮政编码 330006)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/7.5

字 数/170 千

书 号/ISBN 978-7-80742-221-1

定 价/18.00 元

邮政编码:330006

电话:0791—6894736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①

除夕的前一天,我登上了回家的列车。车厢里乘客爆满,座位挤满了人,过道站满了人。茶几上、行李架上、座位底下,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包裹。从多数行李是编织袋就能知道,乘客大多是打工回乡的民工。他们或三五人一群,或十几二十人一伙,操着各地的方言土语,唧唧喳喳打打闹闹,尽情地释放着回家的兴奋和激动。男民工黧黑的脸庞,刻画着明显的疲惫;女工们粗糙的肌肤,闪现出少有的红润。呵,又过去一年了。一年的酸甜苦辣终于熬过来了,一年的坎坎坷坷荆棘终于跨过去了,久别的父母妻儿终于又快见面了。年初出门打工,岁末回家团聚,年复一年,周而复始。仿佛一年的快乐欢笑,都积攒到了这短短的几天;仿佛一生的辛勤劳碌,都是为着那仓促的团圆。与他们不同的是,我两年多没有回家了。两年前,我离开家来到S市打工的时候,并没有想过回家的事,可是现在,我很想回家,想回到父亲、母亲身边。而且从此以后,我不会再离开他们,要永远地陪伴他们。

我的家在湘西雪峰山麓的凤凰村,因所在的山冲叫凤凰冲而得名。凤凰冲长约五六里,平均宽度却不到三百米。山冲两旁竹林莽莽,树木葱茏。青山绿树之中,掩映着一幢幢独立的农舍。农舍多是平房,青瓦泥墙,倚山而建,因年代久远,许多瓦片已经残缺,墙体也被风雨凿出一道道的沟槽。少数几幢两三层的白色洋房,如鹤立鸡群,分外



抢眼。一两处低矮的茅屋,似乎面对洋房自惭形秽,显得猥琐颓废。山冲的中部,一条小河蜿蜒曲折,咿咿呀呀地低吟浅唱,成“T”字形汇入冲口的大河。所谓小河,其实是四五米宽的小溪;所谓大河,也只有十几二十米宽,不过村里人都“小河大河”地叫惯了。小河两岸,大大小小的、弯弯曲曲的梯田朝山麓叠级伸展,形状各不相同,村里人给它们取名圆丘、尖丘、条丘、弯丘、梭子丘、葫芦丘……离两河交汇处不远,大河上有一座石拱桥,桥面宽约三米,铺着青色麻石。麻石表面溜光溜滑,中间凹下去一道沟槽,那是千百年来独轮车留下的历史痕迹。桥的两边卧着两方长大的青条石,既作为护栏,也供行人休息。走过石拱桥,再经过一段田间小路,前面横着一道山梁;翻过山梁,是一条公路;沿公路南行五里,就到了水口镇;从镇上再坐两小时汽车,就到县城了。

离石拱桥最近的屋场,是一幢破旧的三厢间瓦房,那就是我的家。房子是祖父结婚的时候建的,以后再没有翻修过,泥墙上满是雨水侵蚀的痕迹。房子坐东朝西,大门正对着石拱桥和那道山梁。房后是竹山,山嘴从房子的左右两厢突出来,上面种满了桃、李、柑橘和板栗树。房前有个不大的禾坪,禾坪前面是一口鱼塘,鱼塘四周全是瓜垄,瓜棚架伸展到了鱼塘中央。有一次父亲不小心从棚架上掉进鱼塘里。时值早春,水还很凉,父亲从此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。每当父亲的膝盖隐隐作痛的时候,我们便知道天要下雨了,比天气预报还准确。

我的父亲叫章福良,排行第三。因他自小皮肤白皙,体格瘦小,说话细声细气,在我们家乡“福良”又与“姑娘”谐音,人们都叫他“三姑娘”。听祖母说,这浑名叫开以后,本来就少言寡语忠厚老实的父亲还真的像个姑娘了。他害羞腼腆,性情温顺,胆小怕事,从不调皮捣蛋,在学校从未挨过老师的批评,在家里从未有邻里家长告他的状。他格外悲天悯人,多愁善感,看到别人痛哭,他会伤心落泪;看到别人流血,他会紧张得背过脸去。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有一天中午,一只麻雀不知怎的飞进了教室,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同学们叫着、嚷着、

跳着,有的举起扫把,有的挥舞课本,有的站在课桌上,有的爬到窗台上,赶得麻雀乱飞乱窜。父亲急得什么似的,连连央告大家手脚轻一点,要捉活的,不要把麻雀打死了。闹腾了一阵,麻雀飞得越来越慢,越来越低,一个高个子同学一扫把下去,麻雀扑棱棱跌落在地,抽搐了几下,终于一动不动了。父亲抢上前去,拾起死雀,捧在手里,喃喃地说:“造孽呵造孽呵……”他轻轻抚着死雀零乱的羽毛,眼泪竟像断线的珠子流了出来。父亲走出校门,来到一个山坡上,用手扒出一个小坑,把麻雀埋进坑里,垒起一个小小的坟茔。放学的时候,父亲来到麻雀的坟头,撕下几页作业纸,用火点燃,搁到坟头上,肃然伫立,双手合十,眼睛微闭,口中念念有词,那神态俨然悼念亲人一般。

长大以后,父亲的许多举动更加怪异,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他仿佛前世欠下了别人的债,今生为了还债才来到这个世上,遇事总是替别人着想,为别人担忧,从不曾想过自己有什么需求和欲望、忧愁和痛苦。他生就一副火热心肠,对任何人都不分你我,倾心相助,从不吝啬,从不拒绝,在他的字典里似乎永远没有“不”字。别人请他帮工,他总是拣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干。“双抢”的时候,他接连几天踩打稻机;盖房的时候,他总是抢着抬预制板;给牲口出栏,他总是钻进臭气熏天的栏厩的最里边,吃力地挥动铁锹铲粪。就是帮人抬柩,他也经常抬最后面那个位置,据说那个位置比别处要重一倍。他爱操心,爱管闲事。村里的机耕道因塌方堵了,他会不声不响地去运土清道,虽然自家并没有拖拉机。听说谁家夫妻吵嘴打架,他立马就去劝解,以致有时成为夫妻双方的出气筒,被骂得狗血淋头,打得“披红挂彩”,他却依然嘿嘿地笑着,若无其事。若是有人找他借钱,他会把身上的口袋全翻个遍,连一个毫子也不剩地掏给人家。为这些事,祖母经常和他吵架,骂他是世上头号蠢猪脑壳,蠢得出奇,甚至比猪还蠢。他从不还嘴,从不申辩,却依然我行我素。

父亲十九岁那年,有一次和村里几个同伴去县城买饲料,坐的是拖拉机。途中车子翻下了山沟,父亲撞掉了两颗门牙,断了三根肋骨,



当场昏了过去。在医院急救包扎过后,父亲醒了过来,第一句话就问那个司机和同伴怎么样了。得知司机只受了点皮肉伤,两个同伴受了轻伤,自己受了重伤后,他喃喃地说:“这个司机车子毁了,还要赔几个人的医疗费,太背时了,太造孽了。”

第二天清早,他自个儿悄悄地溜出医院,回到了家里。祖母气得把他一顿臭骂,硬要送他回医院去。他坚决不肯,连声地说:“那个司机要赔三个人的医药费,已经够可怜了。我的骨头已经接好,伤口自己会慢慢愈合,不要再花他的钱了。”

后来交警找到家里来调查情况,父亲竟从后门溜到山上,硬是躲着不肯见。父亲后来再也没去医院治伤,只是自掏腰包镶了两颗假牙。从此,他的身板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挺直了,背部有些佝偻,胸部低凹进去,本来瘦小的个头更加显得委顿孱弱了。而父亲的这种举动,使另两位受伤同伴在向司机的索赔中处于非常尴尬不利的境地,因而责骂他说:“你简直是吃屎长大的!你做好人也不要现在就做呀!等我们拿到赔款,你把你的那份退给人家不就得啦!现在可好,害得我们有理也说不起话,跟着你倒大霉了。”

以前,村里人有的说父亲愚蠢,有的说他迂腐,但多数人说他是大好人。自从遭了车祸以后,说他是好人的人明显减少了,说他愚蠢和迂腐的似乎占了多数,更有人怀疑父亲是不是神经有毛病。父亲对种种议论不理不睬,置若罔闻。然而父亲始料不及的是,他的这些异于常人、不可理喻的行为,给他的婚姻带来了许多麻烦和曲折。

父亲的第一个对象是车祸以前经人介绍的。那姑娘叫刘巧英,龙王村人,生得眉清目秀,娇小可人。双方走动几次后,两人都很中意,父亲买了一块女式手表送给女方作为定情之物,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是蛮珍贵的。听说父亲出了车祸,刘姑娘急急赶到我家,看到父亲缺了的门牙,缠着绷带的胸腹,顿时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。听说父亲是自个儿出院回家的,姑娘感到不可思议,惊诧莫名,催促父亲赶快回医院去。父亲却说:“住院要花很多钱的。”

姑娘说：“你好糊涂呀！医药费用自然是由车主负责的，又不要花自己的钱。”

父亲说：“车主赚钱也不容易哩。”

姑娘说：“你管他容不容易，反正他出了事就得赔偿损失。你这样说好像你比他赚钱容易似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车主就靠这部车子吃饭，现在车子碰坏了，没法赚钱了，已经够造孽的了。我还要他赔付医疗费，这不是让他雪上加霜吗？我做不出来。”父亲因为断了两颗门牙，吐字有些不清，口气却挺硬的。

姑娘开始生气了，说：“你也太轻贱自己了。你伤得这么重，不是比他更惨更造孽吗？你可怜人家，谁可怜你呀！”

父亲说：“我这点伤不碍事的。”

姑娘说：“还说不碍事！人家破点财只是一时的损失，以后可以补救。你要是残废了，就要耽误一辈子，到时候你就是喊天也没有用了——起来，跟我回医院去！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你不去？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家里人和我着想呀！”

“医生说我的骨头接好了。”

“哎呀，你真是个木脑壳！就算你的伤治好了，车主也还要赔伤残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、面容损害费……何况你现在连伤都没治好呢！”

“反正我不去！”

“你硬是不去？”

“不去！”

姑娘又急又气，脸色铁青，嘴唇哆嗦着：“原来世上还有你这样的蠢人。不，是蠢猪！好，你高尚，你伟大，你就是撞死了也无所谓！”说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大门。

媒人给父亲介绍的第二个对象是新桥镇人。那天，媒人领着父亲去相亲，经过水口镇，正逢集市。父亲侧着身子在人堆里前行，发现一

个老太太蹲在地上号啕大哭。父亲不由自主地停下来问个究竟。原来老太太从家里挑来十几只鸡，卖了三十多元钱，正准备给小女儿置办嫁妆，谁知钱被扒手扒了个精光。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：“呜呜……呜呜……为了凑够这笔钱，全家过年都没舍得杀一只鸡吃，今天是个挨千刀的要害死我这老婆子呀？……呜呜呜…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？……”说着哭着，她额头砸得地面咚咚响。父亲连忙扶起老太太，一边安慰她，一边掏出兜里仅有的三十元钱，全部塞到老太太手里。

媒人一看急了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发癫了？不买礼品看妹子了？”

父亲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这老太婆太惨了——相亲的事以后再说吧！”说完就往回走了。

女方一家等到太阳落山，还不见媒人和父亲的影子，气得发了狠，说这男的哪怕是个皇帝，也不嫁给他了。

父亲谈第三个对象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。那天，村里的王木匠领着一男一女来到我家。那男的四十多岁，说他们是四川人，姑娘是他的侄女。她父母得病死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说谁能帮她家把债还了，她就嫁给谁。父亲打量那姑娘，大约十五六岁，蜡黄的脸上稚气未脱，眉头微蹙，眼睛不大，晦涩的目光流露出恐惧和哀怨的神情。父亲问她家欠了多少债，那男的说一千五百元。父亲进里屋捣腾半天，拿出一个塑料包裹，打开塑料薄膜，里面是一个蓝色布袋。父亲解开布袋口，倒提着往桌上一抖，“哗啦”一声，里面滚出一沓一沓的钞票，有五元、十元的，也有一角、二角的，还有卷成筒状的一分、二分的硬币。父亲又翻遍衣服口袋，把所有的钱掏出来，一起数了数，对那男的说：“这里一共是一千四百一十五元七角三分，你看行不行？”那男的装出很大方的样子说：“行呀行呀，我侄女遇到你这样的好人，是她的福气……”说完提着钱匆匆走了。

6 当天晚上，等看热闹的人们散去，父亲喜滋滋地准备睡觉，却发现姑娘在低头抽泣，暗自流泪。父亲以为她是想起死去的父母伤心，

好言劝慰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别难过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好的。”

姑娘听了这话，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上，紧紧抱住父亲的腿大哭起来：“好人，我对不起你呀，对不起你呀……”

父亲一下愣住了。等他回过神来，拉起姑娘，扶她坐到床上，和藹地说：“妹子，别伤心，有什么苦水全倒出来，有我给你做主呢。”

那姑娘一边嚤嚤地哭，一边叙说事情的原委。原来，她叫赵小月，十六岁，只念过小学。那男人并不是她的什么亲戚，而是一个人贩子。一星期前，那男人来到她的家乡，谎称是沿海某国有企业的劳资科长，到内地招工，学徒期一年，转正时再办理农转非手续。她的父母不太相信，那人便拿出一份盖有公章的红头文件，白纸黑字，写得清楚明白。那人还说，全县才招几个人，先要到县城集中体检，身体合格再回家准备行李。于是，她便匆匆忙忙告别父母，随那男的来到县城的一家旅社。旅社还住着一个女的，见他们到来，女的对那男的说，厂里来了电话，生产任务紧，要他们带着招的学徒赶快回厂。当晚，小月便随他们离开了县城，登上一列东去的火车。

随后几天，他们一会儿坐火车，一会儿坐汽车，转来转去，也没见到工厂的影子。小月说出了她的疑惑，这一男一女才道出真相，原来他们是农民夫妻，根本不是什么招工人员。小月急得大哭，要他们送她回家。那男的威胁说，老老实实照我说的做，否则杀了你，还要搞死你全家。于是，小月就这样成了那男人的“侄女”。

姑娘泪流满面，对父亲说：“大哥，你是个好人，我不该骗你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呀！”

父亲惊得目瞪口呆，半天没有说话。他眉头紧锁，眼睛布满血丝，目光里充溢着愤怒、痛苦、悲悯和无奈。他激动得微勾着头，倒背着手，在屋子里一路走来，一路走去。良久，他用力捶了一下桌子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就这么办！”

父亲领着姑娘来到祖母房里，要她和祖母睡。祖母不解地说：“你花那么多钱买下了她，她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怎么不圆房呀？”



父亲向祖母说明缘由。祖母一听,气得差点晕过去。她浑身哆嗦着,咬牙切齿,两手叉腰,朝那姑娘吼道:“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,看起来人不大,胆子倒不小,竟然骗到我们头上来了!你既然有胆,白天怎么不说真话?现在说还有屁用!不行,我们既然花这么多钱买下了你,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。福良,带她回房睡觉!”

父亲说:“这不行呀。她是被人贩子骗出来的,她也是受害的呀。”

祖母说:“她受骗受害我管不着,我只知道她是我们花钱买下来的,我们就是她的主人,她就是我们家的媳妇,她想怎样得我们说了算!”

父亲说:“话虽这么说,可我们也得为她想一想。她离开家已经好几天了,她的爹娘现在不知道怎么着急呢。”

“她家里人急一急有什么关系?反正人还在,又没受半点损失。她要是走了,我们可是人财两空呀!”

“就算把她留下来,她对这门亲事不满意,那不是害了人家一辈子吗?”

“她满意也罢,不满意也罢,都别想走,都得跟着你这个丈夫过一辈子。再说,做我们家的媳妇难道还亏了她不成!”

“强扭的瓜不甜,婚姻大事总得双方自愿吧!我最不愿意让人家做不愿做的事。”

“放屁!”祖母更生气了,“这时候讲愿意不愿意还有什么用!当初愿意骗我们,现在又不愿意留下来,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!”

“这事不能怪她,她并不是有意骗我们。她一个小姑娘家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才那样做,也够造孽的。”

“你这混账东西,竟然还帮她说话!你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?她造孽我们就不造孽了?我们全部家底都搭进去了,总不能白吃这个哑巴亏吧?这事就这么定了,你们赶快回房睡觉。”

8 父亲还想说什么,祖母却把他和那姑娘推出房间,砰地关上门,插上门,不再答理他们了。

那天晚上,父亲让姑娘睡在他的床上,自己搭了个地铺,和衣而卧。可是,他一刻也没有睡着。他的眼前一会儿浮现那骗子狡黠奸诈的面孔,一会儿浮现那蓝布钱袋。是啊,那是他所有的钱,是他长年累月一分一毫积攒起来的,是他准备结婚用的。现在钱没有了,而这个人……他下意识地望一眼床上。透过窗外射进来的皎洁的月光,他看见那姑娘蜷缩着身子,像一只疲惫的猫,静静地一动不动。他忽然觉得,姑娘是那樣的瘦小,那樣的孱弱。他心里骤然涌起一股同情而怜爱的波澜,他想到要尽快把姑娘送回老家,可自己已身无分文,哪来的盘缠?他辗转反侧,毫无睡意,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,父亲决然把姑娘带到镇派出所报案,请求公安同志一定送她回家。

祖母听说父亲把姑娘送走了,气得晕倒在地,不省人事。父亲喊叫了半天,祖母才慢慢睁开眼睛,然后坐在地上又哭又骂,骂人贩子丧尽天良,骂父亲蠢得像猪,骂老天爷不长眼睛……

而父亲出奇地平静,一句话也不说。

父亲这次被骗,在经济上伤了元气,此后七八年没敢再谈对象,直到我妈走进他的生活。

②

我母亲叫胡莉青。这个名字的确起得不好,念起来像“狐狸精”。事实上,母亲从小到大,人们就是这么叫她的。母亲很漂亮,比现在的许多电影明星都漂亮。母亲是瓜子型脸,丹凤眼,柳叶眉,眼角和眉梢微微上挑,配上灵秀的鼻子、小巧的嘴、微尖的下巴,显得特别俊俏、清丽而生动。母亲还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妹妹,也就是我姨妈,长得和她一模一样。人们见了小姐妹俩,都说是一对狐狸精。不知这称谓是对她们美貌的赞誉还是含有贬抑的讥消。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母亲短暂的一生充满着痛苦和悲伤。

最早带给母亲痛苦和悲伤的是外公的老邻居,一个禽兽不如的



老浑蛋。那是母亲十三岁的时候，暑假里，外公外婆要到城里看病，就托那个邻居照看一下母亲和姨妈。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可身板还很硬朗。母亲和姨妈叫他杨公公，并且经常在他家里玩，缠着要他讲故事。他有求必应，还拿出糖果、花生给她们吃。外公外婆去城里后，母亲像小大人一样带着姨妈，煮饭、洗衣、喂猪……样样都能干。白天，她们去山坳上摘牛奶子吃，去田埂上采蒲公英，去小溪里捡漂亮的鹅卵石，去池塘边打水漂，玩得很开心。可是一到晚上，她们就紧张了，因为山乡的夜晚黑得出奇，静得可怕。外公外婆在家的時候她们不觉得，此刻却感到天空像浸透了墨汁，原野像蒙上了黑幕，她们就像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密闭的黑洞，感到恐怖而窒息。天一黑，吃过晚饭，她们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。可是，她们刚躺下来，屋里屋外就传出许多奇怪的响声，一会儿“咚咚咚”，声音沉闷而急促；一会儿“嘎嘎嘎”，声音尖厉而诡异；一会儿“呜呜呜”，像是有人在偷偷地哭泣。姨妈吓得缩成一团，紧紧地抱住母亲，“姐姐，我怕，我怕……”母亲虽然浑身哆嗦着，仍紧紧地搂着姨妈说，“不怕，不怕，有姐姐护着你呢！”她们用被子把头部捂得严严实实，大气也不敢出。突然，“哇——”屋子里发出一声巨大的怪叫，震得整个房子都在颤抖。母亲终于坚持不住了，朝隔壁大声喊：“杨公公！杨公公！”

杨公公很快来到窗外，问道：“妹子，怎么了？”

“杨公公，我们好怕！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这屋里屋外有很多响声，怪吓人的。”

“你们怕是见了鬼哩，我怎么没听到？”

姐妹俩屏声静息。果然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

杨公公说：“妹子，放心睡吧，莫疑神疑鬼的。”

可是，过了一会儿，她们还没睡着，刚才那些“咚咚咚”、“嘎嘎

10 嘎”、“呜呜呜”的奇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而且比先前更凄厉、更恐怖。

母亲只好又把杨公公叫来。杨公公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们不好好

睡觉，喊什么喊？”

“杨公公，我们好怕！你在外面坐一会儿，等我们睡着了再离开好吗？”

“你们快睡吧！我就在门外站着。”

可是，母亲刚睡着，又被“哇——哇——”两声巨大的怪叫惊醒了，叫声仿佛要把整个房子震塌似的。

母亲再次吓得坐起身来，高声叫道：“杨公公！杨公公！”

杨公公在窗外说：“怎么啦？你们还没睡着？”

“杨公公，我们害怕极了，你陪我们一起睡好不好？”

于是，杨公公睡到了母亲身边。由于有了安全感，姨妈一下子就睡着了。母亲却因为有个生人在身边，半天没睡着。杨公公用松树皮一般粗糙的大手摸着母亲的头说：“妹子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十三岁了。”

“噢呀，十三岁了才这么点高，你将来长不大呀！”

“爸爸妈妈说，只要每餐多吃饭就能长高。”

“多吃饭有什么用？吃饭既不长高也不长肉。”杨公公那只松树皮手在母亲扁平的胸脯上恣意地摩挲着，捏掐着，“你看你这妹子，身上一点肉也没有，要想点办法才长得高，长得快。”

母亲好奇地问：“有什么办法？”

杨公公说：“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你淋点淤。”

母亲说：“杨公公哄人！只有作田种菜才淋淤，哪有给人淋淤的？臭都臭死了。”

杨公公说：“不是那样淋法，是公公直接淋到你身体里去。不过开始有点痛。”

母亲说：“只要能长高，我不怕痛。”

于是，母亲在撕心裂肺般的痛楚中被懵懵懂懂地“淋淤”了。事后杨公公还说：这事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讲，否则就不灵了，你这痛就白挨了。

几个月以后,母亲的肚子大了起来。在外公外婆一再追问下,母亲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外公气得脸色铁青,眼睛冒火,扬手扇了母亲一巴掌,母亲重重地摔倒在地。与此同时,外婆惊叫了一声“老天爷啊——”气得晕死过去,好半天才醒过来。外公操起一根扁担,咬牙切齿地说:“我去打死那个老不死的!”

可是,外公走到邻居门前,却见房门是锁着的,那个老畜生已不知去向。

外公要去报案,外婆犹豫地说:“这事要是声张出去,女儿以后还怎么嫁人呀!”

外公猛地一拳砸在门框上,恨恨地说:“难道就这么便宜那老畜生?”

外婆说:“老畜生以后再说,先得把女儿的肚子处理好。”

于是,外公外婆带着母亲来到县人民医院。医生听说十三岁的女孩子要堕胎,马上报告县公安局。公安人员立刻赶到医院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第二天,那个老畜生就被抓进了公安局。两个月后,老畜生被法院以强奸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随着法院布告贴遍全县各个角落,一个六十几岁老头子强奸幼女的丑闻就沸沸扬扬地到处传播开来,当然首先传到了当事人的那个村子。那些日子里,母亲和外公外婆成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母女俩没日没夜地哭,不吃不喝,眼睛都哭肿了。外公低垂着头唉声叹气,不停地抽烟,不停地咳嗽。十岁的姨妈不懂事,问道:“妈妈、姐姐,你们哭什么呀?”

她这一问,外婆和母亲哭得更厉害了。

姨妈又去问外公:“爸爸,妈妈、姐姐为什么老是哭呀?”

外公生气地说:“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,再问就撕烂你的嘴!”

姨妈受了一肚子委屈,跑出去问邻居蒋大妈这是怎么回事。蒋大妈幸灾乐祸地说:“你家的事你还不清楚呀?村口的布告就是讲你们家的事呢!”

姨妈立即赶到村口,看到了贴在墙上的法院布告。姨妈当时已读



小学四年级,她看到布告上有杨公公的名字,看到了“强奸幼女”、“十三岁女孩”、“怀孕”这些字眼。她仿佛一下子长大了、成熟了。她立刻明白了一切,愤怒地跑回家,对着我母亲就是两耳光,尖声叫道:“你还好意思哭!就是你,把那老东西叫来和我们一起睡。这下子好了,丢太丑了,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……”

母亲任她打,任她骂,不抬头,不吭声,只是不停地抽泣。

老流氓固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,可他造成的罪孽、耻辱和痛苦却让母亲和外公外婆长久地承受着。外公外婆感到丢尽了脸,从此抬不起头,直不起腰,说不响话,似乎比别人矮了一大截。他们羞于见人,即使去井里挑水,到园子摘菜,也尽量躲着别人。过去,他们与乡邻一起出工,一道赶集,逗趣打诨,说说笑笑;如今,大伙虽然没躲着他们,防着他们。他们却不自觉地与大伙拉开了距离,显得有些生分了,有些隔膜了。他们无论走到哪里,总感到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,窃窃私语。在公众场合,别人说话,他们只在一旁聆听着,沉默着,很少主动搭言。别人逗笑了,他们也跟着笑,但笑得勉强,笑得别扭。回到家里,望着泪眼婆娑的女儿,他们在万分气恼的同时,又心生无比的怜爱和痛惜。而姨妈却变得暴躁而任性,不再叫姐姐不说,还成天对外公外婆冷言冷语、怒气冲冲。母亲整天躲在家里,不言不语,以泪洗面。她本来考上了初中,出了这事后,就没去学校报到了。

以后怎么办?外公外婆想: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件丑事,女儿的名声已经坏了,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丢人现眼,被人议论。女儿只有离开这个村子,改变一个环境,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。而且,只要受害的女儿还在他们身边,还在这个村子,他们自身也摆脱不了尴尬窘迫的处境,就永远没有舒心的日子过。可是,女儿能上哪里去呢?转到外地读寄宿吧,家里负担不起,何况一个女孩子,又已经这样了,还读什么书呵!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早地把女儿嫁出去。可女儿现在才十三岁,毕竟太小了,只好再熬过两三年。所以,我母亲刚满十五岁,外婆就对说得上话的人讲了这个意思,托他们物色合适的对象。恰巧我姑妈就



住在这个村子,听到这个消息,马上想到她的弟弟,也就是我的父亲,三十好几了还没成家。开始姑妈还没有信心,毕竟男方比女方年龄大了一倍多呀。没想到姑妈一说,外公外婆立刻同意了。

姑妈兴高采烈回到娘家,给父亲说起这桩美事,没想到父亲坚决不同意。父亲说:“人家才十五岁,还是个孩子,我不能做这缺德的事。”

姑妈说:“缺德的不是你,是那个老不死的。那个老畜生糟蹋了她,她在村子里还待得住吗?你娶了她,是帮了她,救了她,不但救了她,还救了她全家,帮她父母了了一大难。”

父亲说:“这不是帮她家了难,是乘人之危,趁火打劫,造孽呀!”

姑妈说:“你怎么是个死脑筋呢?又不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,是她的父母托我帮忙做这件好事。”

“这好事让别人帮忙去做好了。我三十好几了,比她差不多大二十岁,她嫁给我难道不会有想法?”

“她才十五岁,还不懂事,哪有什么想法。”

“正因为她不懂事,我才不忍心这样造孽呵!过两年她长大了,懂事了,难道不会有想法?”

“这可是她父母亲口答应了的。而且他们说了,只要男方可靠,不要任何聘金彩礼。你到哪里去捡这样的便宜!”

“他们那是出于无奈。你想想,如果女婿跟丈人像兄弟一般年纪,丈人心里能舒坦吗?他不怕背后会遭到人们的议论吗?”

好说歹说,父亲就是不同意。姑妈没法,就去找我奶奶,要奶奶说服父亲。奶奶早就对父亲找对象的事窝了一肚子气,早就声明不再过问父亲的婚事。现在听说对方已经不是黄花闺女,更不高兴了,皱着眉头半天没吱声。姑妈说:“弟弟都三十五了,合适的对象很难找。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,过了这座山就没那个坳了。娘,您老人家要

14 等到什么时候才抱孙子呀?”

奶奶长长地叹了口气,说:“你弟弟的事我再也不想管,也管不